

李卫当官

刘和平
毓 钺

—— 作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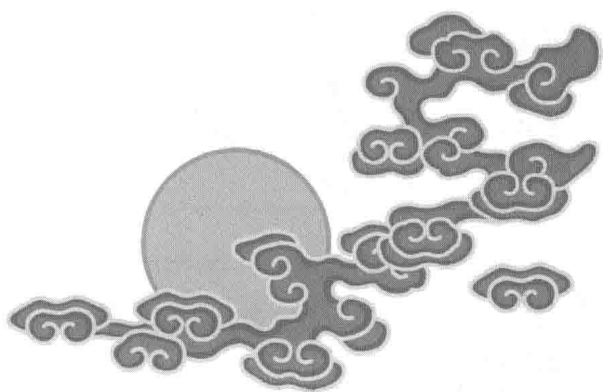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李卫当官

刘和平
毓 钺

—— 作品 ——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卫当官 / 刘和平, 毓钺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360-8576-3

I. ①李… II. ①刘… ②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2918号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张懿
责任编辑: 陈宾杰 杨淳子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书 名	李卫当官 LI WEI DANG G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32.5 1插页
字 数	600,000字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目 录 |

第 一 集	险患迭生	1
第 二 集	孤注一掷	25
第 三 集	好风借力	44
第 四 集	龙蛇首尾	69
第 五 集	霸王开弓	85
第 六 集	争强斗硬	100
第 七 集	上兵伐谋	113
第 八 集	明枪暗箭	127
第 九 集	回头不易	140
第 十 集	泥途曳尾	152
第 十 一 集	大案通天	164
第 十 二 集	矮树高墙	182
第 十 三 集	月黑风高	199
第 十 四 集	泥鳅翻江	218
第 十 五 集	景运天成	241
第 十 六 集	乱拳横出	259
第 十 七 集	瞎驴拉磨	277
第 十 八 集	美人裙裾	294

第十九集	左道旁门	310
第二十集	万法归一	326
第二十一集	烫手山芋	349
第二十二集	骑鹤扬州	359
第二十三集	雾里淮扬	381
第二十四集	南墙碰壁	401
第二十五集	韬光养晦	421
第二十六集	以毒攻毒	440
第二十七集	天外有天	455
第二十八集	黄雀在后	471
第二十九集	张罗结网	485
第三十集	十面埋伏	500

| 第一集 险患迭生 |

1. 江宁岳家书房 夜

老天发怒了！窗外的风声雨声铺天盖地而来，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几十年不遇的桃花汛到了！

一火如豆的油灯，将那顶套在帽筒上的白顶子凉帽照得特别孤独。

更为孤独的是正在伏案写折子的岳子风，我们只能看见他沉重的背影，随着他背臂部的起劲，我们听见了他写折子时激愤的画外音：“臣江南道御史岳子风，为河督贪墨修河工款，致使河堤失修，洪水冲决堤坝，淹没民田无数，百万灾民流离失所……”

窗外的风声雨声更大了，远远的还隐隐传来洪水的波涛声。

2. 北京畅春园康熙寝宫 夜

“立刻传旨四阿哥胤禛，斩！斩立决！”康熙愤怒的声音从床前帷幕里传出，接着岳子风那道奏折从帷幕里被猛地掷在帷幕外的方砖地上。

“噫。”侍立在帷幕外的李德全连忙拾起地上的奏折，匆匆走了出去。

3. 畅春园大门内外 夜

两行火把举起来了，挎刀擎炬的侍卫从大门内一直排到了大门外。

来了！在两旁火把的照耀下，雍亲王胤禛抱着尚方宝剑铁青着脸向大门走来。

4. 河督驻北京的官邸 夜

唰的一下，跪在地上的河督头上的淡红顶子被侍卫摘下了。接着两名侍卫冲了上去夹住他的双臂向外拖去。

被一路拖走的河督厉声喊叫：“四爷，奴才冤枉！四爷，奴才冤枉哪……”

5. 毓庆宫 夜

“什么？河督被斩了？！”太子倏地转过身来，一脸的惊恐，“他说出来没有？”

太子府詹事的画外音：“回太子爷，还好，他没有供出别人。”

“那就好。快，立刻传谕江苏，将那条祸根除了！”太子的惊恐变成了满脸的狰狞。

6. 江宁岳家书房 夜

雨虽然停了，风仍然在窗外呼啸。

油灯旁，那支笔又在愤怒地疾书着。

岳子风沉痛的画外音：“据臣访查，河督贪墨之二百万修河工款，分别存放于江苏臬台衙门和江北大营绿营军中……”

7. 岳家门外大街 夜

夜风中，一只只昏黄的灯笼在临街店铺的檐下颤摆。

一双双雨靴闪过，将街上的积水踏溅起朵朵水花。

一队挎刀的绿营军一个个面带杀气向岳府方向跑去。

8. 岳家书房 夜

一双女孩的手臂将一件夹衫披在了岳子风的背上：“爹，夜深了……”

岳思盈关切地望着父亲的背影。

岳子风仍在振笔疾书，没有回头：“明天一早这个折子就要送往北京，你带小满先睡吧。”

9. 岳子风卧房 夜

小满兀自坐在床上抱着膝埋着头在打盹。

岳思盈轻轻地走了过去：“小满，爹的奏折还没有写完，你先睡吧。”

小满迷迷糊糊头也没抬，嘟哝道：“我一个人睡觉怕，我等着爹……”

岳思盈：“要不姐姐带着你睡？”

小满：“你是女人，我怎么跟你睡……”

岳思盈浅浅笑了。

这时大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岳思盈诧异地转过了头，小满也倏地抬起了头。

10. 岳家院内 夜

“谁呀？”岳思盈带着小满在大门内问道。

大门外传来答声：“衙门里的，有紧要公文交给岳大人。”

岳思盈脸上浮出犹疑。

小满趴到门上，朝门缝外望去——果然是几个穿着军服的官差。

小满转对姐姐：“是官差。”

岳思盈拨开了门闩，那一队军士拥了进来。

“岳大人呢？”带队的将官一边问，一边将目光向亮着灯的书房投去。

岳子风正在疾书的身影在窗纸上清晰可见。岳思盈：“在书房，请稍候，我去……”

那将官突然将头一摆，两名军士猛地扭住了岳思盈，同时捂住了她的嘴。

被惊呆的小满还没缓过神来，也被一名军士一把抱起，捂住了嘴。

那将官带着另外几名军士飞快地向书房跑去。

11. 岳家书房 夜

那将官带着几名军士走进房后放轻了脚步。

岳子风仍在专注地写着奏折：“是谁呀？”没有应答，岳子风一怔，放下了笔，回过头来。

——他看见了一双露出凶光的眼睛，又看见了几双露着凶光的眼睛！

岳子风惊觉了，刚想站起。

一道白光一闪，他连人带椅倒了下去。

12. 岳家大院 夜

岳思盈惊痛的眼神！

窗纸上赫然现出岳子风被刀劈倒的身影！

她猛地挣脱了右臂，倏地抽出了左边军士腰间的挎刀，一刀砍在左边军士的腿上，那军士倒了下去。

右边军士刚把手伸向刀柄，岳思盈的刀锋已经砍向了他的手臂。这名军士也捂着手蹲了下去。

抱捂着小满的那个军士终于缓过神来，慌忙将小满扔在地上，拔出了挎刀。

几声崩脆疾响的钢刀相碰，那名军士没想到眼前这个貌似柔弱的女子刀法如此快捷，一时被逼得连连后退，慌忙喊道：“走水了，快来！”

岳思盈钢刀猛地一绞，那名军士的挎刀飞了出去。

就在这时，那名将官带着另外几名军士提着刀奔了出来。

岳思盈咬了咬牙，连忙拉起小满，跑了出去。

13. 北京畅春园湖边 日

胤禛和胤祥沿着石径疾步向前走去。突然，他们停顿了一下，放轻了脚步。

不远处，现出了康熙正在垂钓的背影，和默默侍立在康熙背后的李德全。

李德全微笑着向已经走近的胤禛和胤祥默打了个招呼，接着对康熙轻轻说道：“万岁爷，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来了。”

胤禛和胤祥：“儿臣叩请皇阿玛圣安。”

康熙仍然没有回头，甚至那根钓竿也像凝在那里，一动不动。

胤禛和胤祥对望了一眼，默默地候在他的身后。

康熙终于开口了：“你们都知道了吧。几百万修河的银子被贪了，而且无影无踪。现在更好了，连御史都敢杀了。大手笔呀。”

“此案不破，是无天理！”胤禛激愤地答道，“儿臣和十三阿哥请旨到江南去查访此案。请皇阿玛恩准。”

康熙：“怎么查？十万大军下江南？那就是查一百年也查不出来。”

胤祥：“儿臣请问，皇阿玛的意思是不是叫儿臣等微服暗访？”

康熙：“上有天堂，下有江南。扛着个钦差的名头，玩也玩不好。你们就当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吧。”

胤禛和胤祥对望了一眼，答道：“洪水千里，灾民百万，儿臣等岂能如此没有心肝。”

康熙：“天高皇帝远，你们玩不玩朕管不着，但查不出这个案子，就别回来了。”

胤禛和胤祥：“噫。”

14. 河边 日

风雨如晦，眼见大水越涨越高。

李卫背着母亲来到了河边。

李母干号个不停：“今天我要死在这儿喽——老天爷呀，你干吗跟我们这些穷要饭的

过不去哟……”

李卫：“娘，您放心，有儿子在，您老死不了。过了河便是江都县，到了那边，就不愁没活路儿了。”

李母：“你说得容易，这么大的水，怎么过得去呀？我活不到那天了。”

李卫：“那老道不是给您算过命吗，说您五十岁上这步大运要走到八十岁，还有三十年清福好享呢。”

李母：“困在这里三天都熬不过去，哪儿去找三十年清福啊？杂毛老道给算的是反命哦——”

一身男装的思盈疲惫地拉着小满也来到这段残堤上。面对一片汪洋，小满腿一软，坐倒地上。

小满：“我害怕……我害怕……”

思盈：“不怕，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李母：“罪过。日头才出山，说什么死哟。哎哟，我倒是真要死了……”

李卫：“都别死了。辣块妈妈的，我就不信有过不去的雁门关！”

小满抬头望着思盈：“雁门关？哥，这儿是雁门关吗？”

思盈瞥了一眼满嘴粗话不懂装懂却仍然站在那儿豪情万丈的李卫。

李卫被她这一眼望得有些泄气了，但很快又撑了起来：“这是戏词。小兄弟，没事儿多看看戏就懂了。”

李母：“看戏？哪里有戏看？”

李卫：“妈，到了江都，我们再转到江宁府。到了江宁府，天天响锣鼓。你老就等着看个饱吧。”

李母：“那还不赶快想办法过去？”

李卫突然眼睛一亮。

河里漂来了一个大木盆。

李卫连忙抽过李母手中的竹竿，沿着河伸了胳膊去钩那木盆的沿儿。

李卫：“快帮我一把！快帮我一把！我快够不着了！”

思盈起身，过来帮李卫。

李卫将竿子交给了思盈：“按住，我把竿子接长点儿。”

一转眼工夫，李卫不知从哪找来了一根破木棍。他想找根绳子将木棍接上，但是周围没有。

李卫一眼看到了思盈系裤子的腰带，一伸手，将思盈的腰带拽了下来。

思盈紧提裤子，回身给了李卫一个嘴巴。

李卫：“哎哟！你打什么东西，打到我了。”

思盈：“就是打你。你要什么流氓！”

李卫：“流氓？哪儿来的流氓？”

思盈：“你干吗解我裤子？”

李卫：“都他妈是大老爷们儿，光屁股又怎样？要不，你来解我的裤子。”

思盈：“你再说！”

“盆！盆！你急着提裤子干什么？盆都跑了！嗨！”李卫将竹竿往地上一扔，“还是我那死去的爹说得好，做什么人也别做好人。你一做好人，恶人全来了。看吧，我想把这只大盆钩过来，让我妈和你弟弟先过去。这回好了，等死吧。”

李母在那里又干号起来。

15. 河边 日

一条偌大的乌篷船在河面上逆流而上，船头上站着几个精壮的汉子。一个人站在前头，两个人站在他们的后面。

河风吹来，几个汉子蓝色的长衫向后猎猎飘起——一个人腰间的腰牌露了出来，又一个人腰间的腰牌露了出来。特写：金色的腰牌上赫然镌着“大内”两个大字。这几个人竟然都是大内侍卫！

“到了！再转过两道河湾就是江都县城了。”站在最前头那名汉子脱口说道。

后面的一名汉子：“是不是禀报一下四爷和十三爷？”

“我来。”最前头那名汉子走到了船舱边，向里面禀道：“禀报二位主子，前边就是江都县城了。”

舱内传来胤禛的声音：“靠到岸边去，等到天快黑时再走。”

领头汉子：“是。”答着向后面的船工挥了挥手。

大船向岸边驶去。

岸边，李卫背着李母，思盈背着小满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来。

李母眼睛一亮：“船！有船！”

远处，那条船已经靠在了岸边。

思盈：“是去江都的船，我去说说，让他们搭我们一程。”

李卫：“省了吧您呢。这河上的船没有一条愿意搭难民的。”

李母：“跟他们商量商量，说不准……”

李卫：“说不准就把您扔河里了。”

“那就只有等死了……”李母又干号起来。

李卫：“你老就别哭了，再哭我腿一软，两个人都得滚到河里去了。”

李母很快止住了号声。

李卫看着远处的船，眯起了眼睛……

16. 船边 日

李卫一路小跑，来到船边。

李卫气喘吁吁地对着船上的几名大汉：“如果我没认错，你们就是张员外家的船了。”

一名汉子刚想接言，领头汉子拦住了他，对着李卫：“有什么事？”

李卫：“你们听好了，员外老爷有吩咐，任何人不能随便上船。还有，上船之前，不管是谁，不管是姑姑是姨，是小叔子大舅子，一律要搜身。”

领头汉子：“搜什么身？”

李卫：“你们不知道？府里的一堵旧围墙让水泡塌了，谁知道那堵墙是空的，里边儿全是……”李卫故意不说了。

领头汉子：“全是什么？”

李卫：“黄的，一锭一锭的，用舌头一舔全是甜的。”

另一名汉子：“黄金？”

李卫：“当然。不是黄金，能是什么？估计是前几辈的人藏进去的，连老爷都不知道，一拉溜几十个大坛子，全装满了。墙一倒坛子全碎了。”

领头汉子：“你想要我们干什么？”

李卫：“我能叫你们干什么？现在府里全乱套了，谁有力气谁往上挤，谁捡着算谁的。行了，你们好好看着船吧，有跟你们说话这会儿工夫，我不知道能捡着什么宝贝呢！”说罢装着要走的样子。

领头汉子向身边的汉子望了一眼笑了一下，又转对李卫：“你的意思叫我们赶快去抢金子？”

李卫：“那不叫抢，那叫捡。”

领头汉子：“我们都去捡金子了，然后你把船开走。是吗？”

露馅了，李卫愣了一下，打肿脸捡面子嘟嘟囔囔道：“还是我死去的爹说得好，做什么人也别做好人。一做好人，恶人就来了。”一边说，一边抽身就要开溜。

“站住！”一个人躬着身从船舱里出来了——竟是胤祥。

李卫只好站住。

胤祥望着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笑着问道：“你是不是想搭船？”

这下藏不住了，李卫也装着打量了胤祥一下，故作洒脱地说道：“看来这个世道上还是有好人。实不相瞒，我不想搭船，只是看着那几个人有点可怜，帮他们来传个话。”

胤祥等人顺着李卫所指的方向望去——李母、岳思盈、小满正满怀希望地向这边张望着。

胤祥转对领头汉子：“老弱妇孺，亮工，让他们上船吧。”说完，一躬身又向船舱钻去。

亮工——那位领头汉子：“是。”转对李卫，“不要你的金子了，叫他们上船吧。”

17. 江都县城外 日

岳思盈背着小满还不如累，李母趴在李卫的背上打起了瞌睡，累得李卫满头大汗。

小满仍然沉浸在无限神往之中，趴在思盈的背上向李卫问道：“李大哥，你的朋友真多。”

李卫：“不算多，也就一百零八个。”

小满：“这么多？除了刚才船上的那几个，还有什么人？”

李卫：“有一个叫宋江，还有一个叫李逵，还有……”

小满喊了起来：“看！城门！城门！”

李母倏地睁开了眼睛：“怎么没有听到锣鼓响？”

李卫：“妈，你儿子早就听到鼓响，看到敲锣了。”

李母：“我怎么没有听到看到？”

李卫：“你老人家下来背我就能听到看到了。”

李母：“这话怎么说？”

李卫：“这几十里一路背来，耳朵里嗡嗡的，那不是鼓响？眼睛里冒金花，那不是敲锣？”

李母：“儿呀，你妈生你的时候，耳朵里也是嗡嗡的，眼睛里也冒金花，比你还早二十年听到鼓响，看到敲锣了。”

李卫：“那我们娘儿两个扯直了。”

岳思盈本是心情黯然，见这一老一少娘儿俩如此乐天，也不禁破颜笑了。

说话间，城门上方砖石上“江都县”三个大字已经清晰可辨了。城门外逃荒的难民也

多了起来。

18. 江都县衙后堂 夜

师爷匆匆走了进来，向坐在那里等候的县令冯月清一揖：“太尊，深夜相邀，有何吩咐？”

冯月清将一封信递了给他。

师爷匆匆展看，一惊：“钦差要来？是谁，什么时候到，这个上面怎么都没写？”

冯月清：“你问我，我不知道，上头也不知道，只是叫我们提防点。看样子那五十万银子的赈灾款吞不了那么多了。”

师爷琢磨了一阵子：“难不倒。拿出十万买点米发给那些难民。”

冯月清叹了一口气：“也只得忍痛割爱了。”

19. 大街连米铺 日

一些百姓挤在米铺前。

老板甲：“运来的米全泡了水，这时候哪有米卖？走了走了！”老板甲砰一下关上铺门。

李卫四人停在对街。

小满一拉思盈：“我饿了！”

李母一拉李卫：“我也饿了！”

思盈：“忍忍……”

李卫：“放心，有我李卫在，决不叫你们冻着饿着！”

思盈看向李卫。

李卫一动。

20. 城外一个小树林 夜

一堆篝火上，正烤着一只鸡。

李卫偷偷摸摸地爬了过来，看了看四下竟然无人，三蹦两跳来到篝火前，闻了闻火上的鸡，顿时大喜。

他将鸡从火上取下，一回身，两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正站在他的身后。

这是两个真正的绿林人物——龙哥、虎哥。

龙哥：“看看，真有不知死的，从我们的嘴里偷吃的来了。”

虎哥：“糊上泥，把这小子一块烤了算了。”

龙哥上前捏了捏李卫：“瘦了点儿。”

虎哥：“一个蛤蟆还有四两肉呢，烤！”

李卫：“等等，不知二位是哪路英雄？”

龙哥：“行啊，让你死个明白，淮阳龙虎，听说过吗？”

李卫一拍大腿：“哎哟，原来是龙虎二哥，误会误会！”行了个江湖礼：“在下李卫，乃丐帮洪七爷门下的亲传弟子。有幸结识二位英雄！”

龙哥：“妈的，丐帮的人跑我们这里干什么来了？”

李卫：“兄弟只是路过此地，不知踏了二位的山门。”

虎哥：“不对，丐帮的人我知道，从来是无利不起早，一定是闻到什么荤腥味了！”

龙哥：“没错！丐帮的地盘在安徽，要是没有大油水，决不会上我们这里来。你说，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

李卫：“我……我是……”

龙哥：“不说？烤了！我可不怕洪七爷、洪八爷的。”

说着二人就要架李卫。

李卫：“慢着慢着，都是一条路上混的，这是干什么？”

虎哥：“那就快说！”

李卫眼珠子乱转顺嘴胡编着：“不瞒二位，我是……我是来这里踩道的。”

龙哥：“我一猜就这么回事。”

虎哥：“踩什么道？”

李卫：“二位哥哥，帮有帮规，我不能……”

龙哥：“你说了，我赏你只鸡吃，你要是不说！”

龙虎二人抓住李卫的脑袋就往火上按。

李卫：“我说、我说……我探着了一件事，这个这个……我们帮规甚严，二位哥哥千万别说是我泄的底。”

虎哥：“你要是够朋友，我们也够朋友。”

李卫故作神秘地：“这里的米号，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成百上千的银子，要进一大批米。”

龙哥：“我明白了，你们丐帮……要劫米是不是？”

李卫：“二位哥哥这么聪明，还用我再往下说吗？”

龙哥：“妈的，就我们身边的事偏我们自己就不知道。”

虎哥：“说得是，这种扬名立万的事能让他们抢了去？”

龙哥拍了拍李卫：“不过你小子还算够朋友，给你！”

那只鸡被扔进了李卫的怀里。

21. 县府内堂 夜

师爷又匆匆地来了。

冯月清：“办妥了吗？”

师爷：“办妥了。是宏德镇陈老太爷家仓里十年前的陈米，给面子二两银子一石。”

冯月清：“先压着，打听到钦差什么时候要到了再发放。多派点人手，到水陆各处关口留神，钦差一到即刻禀报我。”

师爷：“早派好了。”

22. 一座破庙里 夜

李卫乐呵呵地跑进来。

李母、思盈、小满围坐在一堆火旁。

李卫：“我这回，可算真是龙嘴里掏珠子虎口里拔牙！要不是我的脑子快，当时一通胡说八道，差一点就让那两个家伙把我烤了。”

小满：“你到底弄着什么了？”

李卫从怀里掏出了那只鸡，得意地：“看，多大的一只老母鸡！”

李母、小满、思盈相视一笑。

23. 县城里十字街口 日

大批的灾民涌进了县城。

李母和小满走在人群中。

小满：“这么多要饭的，我们还要得着吗？”

李母：“我告诉你，干什么都有门道，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呢，跟着我，我今天教你几乎要饭的绝活。”

忽然，前面的人群大乱。

李母拉住一个人：“怎么了？”

那人：“有人把米号给劫了。”

正说着，只见龙虎二哥赶着一辆装满米袋的大车来到街口。

龙哥：“各位，今天我们劫了粮行，不为自己发财，只求各位记住我们淮阳龙虎的名号！今天在场的人人有份儿，分米！”

龙虎二人拔出刀来，砍破米袋，白花花的大米流出。

人群大乱，纷纷上前抢米。

24. 县衙 日

一队官兵涌出县衙。

25. 十字街口 日

地上的米已所剩无几。

李母贪婪地往怀里搂米。

小满：“别搂了，差不多了，我们快跑吧！”

李母：“这么好的米上哪里找去呀！把裤子脱下来，装米！”

官兵扑上来了。

龙虎二哥早已不见踪影，李母、小满和几个跑得慢的被围在了中间。

李母再想跑时，已经来不及了。

26. 破庙里 日

李卫一跺脚就往庙门外跑。

思盈一把抓住他的后衣领，往一旁一拽：“你还我弟弟。”

李卫一屁股坐倒在地。

思盈：“你胡编些什么不行？为什么叫那两个家伙去劫米铺！”

李卫：“我那不是随口一说吗，谁知道真的有米运来呀。你冲我撒气，我妈不是也进去了吗！”

思盈一跺脚，转身欲走。

李卫：“你到哪里去？凑一起想个办法呀！”

思盈：“还跟你凑一起？你那点本事我早看出来了，鸡零狗碎的歪门邪道，这辈子干不成大事！”

思盈离开。

李卫：“我干不成大事……我干不成大事，我干件大事让你看看！”